

本报记者 肖淙文

前几日,本报记者参加了一场校友聚会,在场14位校友只有两位已婚,还是今年新婚。“我们一桌都是给婚育率拖后腿的人啊。”此言一出,场面瞬间静默。

据民政部最近公布的数据,2022年全国结婚登记683.3万对,较上一年减少80.3万对。这是民政部自1986年开始公布结婚登记数据以来的历史新低。

结婚人数为何连年减少?这届年轻人,真的对婚姻不再向往了吗?近日,本报记者采访了有多年新婚辅导工作经历的社工柳丹,试图在与她的交流中找答案。

2022年全国结婚登记量不到700万对

杭州一位有多年新婚辅导经历的社工深有感悟——

他们为啥不结婚,新世代在担心什么

数据

初婚登记数下降 初婚年龄不断推后

第一次踏进心理咨询室时,28岁的小叶刚刚“被分手”。此前,她有着一段让同龄人艳羡的恋情。两人在读研期间相识相知,男友优秀体贴,毕业后拥有一份投行的高薪工作。相恋3年,正当她憧憬着“从校服到婚纱”的美好未来时,幸福戛然而止。当谈婚论嫁摆上台面,男友犹豫了,留下一句:“我不想耽误你。”

此后,这句话成了小叶的“心魔”,直到持续一年的心理咨询后,她才逐渐接受现实。随着两人深入沟通,小叶发现对方确实没有做好走入婚姻的准备。

杭州有晴天社会心理服务中心社工柳丹,曾在杭州拱墅区婚姻登记处做过多年的新婚辅导工作。柳丹发现,近3年初婚登记人数有可感知的下降,且初婚年龄在不断增长,“前来参与新婚辅导的夫妻,很多年龄都超过了30岁。”

官方数据与柳丹的观察相符。根据《中国人口普查年鉴-2020》显示,2020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涨到了28.67岁,而2010年这一数字是24.89岁。10年间,平均初婚年龄推后了近4岁。

推迟、不想进入婚姻的年轻人们,在担心什么?

“离婚率太高、害怕失去自由、没准备好承担家庭责任,是来访者提到的高频原因。”柳丹说,随着社会价值的多元化,个体的价值越来越得到尊重,不少年轻人认为,婚姻未必是一段亲密关系的唯一结局。

低结婚率背后,是传统婚姻功能的减弱。经济上看,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有独立工作,经济来源,甚至收入超过男性,女性对男性和家庭的依赖在不断减弱。

但同时,人们对婚姻的期望值却在提高。在房子、车子等物质条件之外,年轻人们更看重精神世界的契合:有共同爱好,有一起进步的目标、互相理解互相成就……这些从原本的“附加分”变成了婚姻的“必得分”。

一边是婚姻功能弱化,一边是对婚姻的期望值提升,结婚率自然而然下降。

理性

“议题前置” 年轻人婚姻思考提前

“以前,到了30岁而立之年,亲戚朋友会问,你为什么不结婚?而现在的年轻人开始反问,我为什么要结婚?”柳丹这几年观察到一个新现象——婚姻问题的“议题前置”。

曾经,当两夫妻走入婚姻才会着重考虑的家庭观、消费观、生育等议题,而现在,年轻人在恋爱、同居期间就已经在“模拟预演”。

柳丹递给本报记者一张“新婚调查问卷”,此前,这主要用于新人领证后的公益性新婚辅导——

“婚房由对方父母出资,房子的主人是谁?”“你同意给双方父母房子钥匙吗?”“对方怎样频次的出差加班是我可以接受的?”最后还有一道附加题——“我们永远不会为婚姻放弃自我的东西是什么?”……问卷上,这些问题涵盖了日常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,甚至直指婚姻生活的边界与底线。

“以前,半数夫妻拿到问卷后会说,这些我们还没想过。”柳丹说,现在这些思考他们提前了。

在社工身份外,柳丹还是一名心理咨询师。近两年,一种名为“伴侣咨询”的项目越来越被年轻人接受。一对对情侣结伴而来,坐在一起倾吐心声、达成共识,其中有不少是备婚者。

“年轻人更愿意把婚后要解决的议题拿到婚前来讨论,毕竟分手的成本远低于离婚成本。”柳丹说。

人们对婚姻越来越谨慎了。柳丹能明显感受到,前来领证的晚婚者对待婚姻更加理性和深思熟虑。“从这一点来看,年轻人对亲密关系不是不向往,而是太向往了。”柳丹说。

专家

降低城市生活成本 全社会营造婚恋新风

除了新世代群体的婚恋观念、婚姻成本收益的比较和社会变迁对结婚率带来的影响,从更深的时间轴来看,人口学因素也对当前的结婚率下降发挥着影响。

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,结婚人数不断走低的背后,有1990年以后年出生人口数量总体上逐步减少的原因。“在1982-1991年间,我国经历了新中国的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,而1990年出生人口数基本达到高峰,约在2500-2600万。随后的十年来逐步下降,到1999年,年出生人口数在1200万左右。当这批人口进入适婚年龄时,也就是最近若干年来,我国年结婚人口数量也在逐年下降。”

人口波动带来的连锁反应会继续发酵。任远告诉本报记者,目前我国非婚生育率较低,婚姻还是生育的“必经之路”。结婚率的下降势必会导致生育率的下降,其中,一孩生育率下降最为直接。

此外,任远还指出,随着结婚率的下降,单身未婚青年男女数量增多,大龄未婚男性、大龄未婚女性等现象会更明显。同时“未婚同居”的社会现象也会越来越普遍。

任远提到了一个人口学概念——第二次人口转变。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,欧美国家开始了第二次人口转变。第二次人口转变表现出的特点包括:婚龄继续推迟,离婚、同居、再婚等现象增加,单亲家庭等不同的家庭类型增加,生育率继续下降等。

“中国可以说正处于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初期,相当大概率也会出现第二次人口转变。”任远说,在这样的社会变迁下,中国的人口生育率基本在中长期内还是会维持低生育率,结婚率也还会继续下降。

放眼全球,中国当下面临的婚育问题并非个例。“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结婚率下降和离婚率上升,欧美国家和日韩等东亚国家也都曾经经历过。”任远说。

任远提醒,社会发展也需要正视当前的“结婚难”“结婚贵”等问题,降低城市生活成本,在全社会营造婚恋新风。



视觉中国供图